



犯规游戏

张晓然 著

他实际上是在一种茫茫迷雾中漫游，
他无法在迷雾中构筑一道清楚的城墙，
而只有睁大自己一双莫名焦灼的眼睛。

 文匯出版社

张晓然 著

犯规游戏

张晓然中短篇小说集

Foul Game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规游戏/张晓然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0741-094-9

I. 犯... II. 张... III. 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6009 号

犯规游戏

作 者 / 张晓然

责任编辑 / 杨健英

装帧设计 / 镶红旗图文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 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90×1240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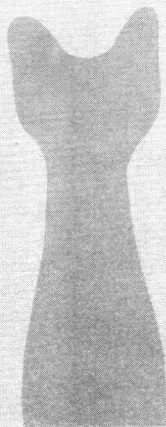
字数 / 150 千 印张 / 7.125

ISBN 7-80741-094-9/I·032 定价: 18.00 元

犯规游戏

目录

- 001 邂逅
- 013 人间戏法
- 027 犯规游戏
- 049 双簧
- 095 躲雨人
- 111 白的血
- 121 黑的气
- 133 状态
- 149 悬空
- 165 多米诺骨牌
- 209 疑人独语



犯规游戏

邂 逅

他想,这事干得真隐秘极了。从起始到末尾,都像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那小酒馆藏在城市郊区,曲曲弯弯很难发现,仿佛整整一个世纪都没有人光顾过。几杯酒下肚,他知道自己有些魂不守舍,那个一同陪来的男人不知在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就剩下面前这个穿着低领柔姿衫的女人。他们互相偷望,谁也没有说话,彼此的念头都心照不宣。他想他们应该选择一个更为隐蔽的地方,一个连月亮都无法照到的地方进行下一步的行动。那个女人理解他的意思,把他领到一间没有门牌号码的房屋地下室。他放心极了,因为环顾四周,连个窗子都没有。使他唯一担惊的是,那个女人在他身下极不沉稳……后来他走出这间地下室的时候,想看看这是在一一条什么路上,说不定以后还有某种纪念意义,但他发现路牌被人用泥封住,根本看不清。他暗笑,像隐身人在风中哈气,他想他真是在一个鬼都不知道的地方干了一件鬼都不知道的事。

他飘飘欲仙离去。

回到与同居女人共租的家里时,男人心里格外轻松。他吹着口哨,脱掉鞋袜光脚在屋里走来走去,发出水手在甲板上踏出的声响。他竭力想把自己的这种轻快的情绪传染给她。她正垂头翻一本不知名儿的杂志,时不时抬起眼皮瞥他一眼,于是他在地上漫不经心地做了个舞蹈动作。他练过舞,知道自己在放松的心境下偶尔流露出一些动作痕迹,会博得她欣赏的一笑。她笑没笑……不能去有意观察,否则就不是轻松而是紧张,不去看她就显得自己是真实地轻松。

忽然他开始意识到屋里静极了。心脏跳动出在空气里挣扎的鱼的节奏,他以为是自己,后来又以为是她。他终于不再自欺欺人地将目光投注过去,正如他所料,她也在用一种琢磨的眼色瞅他。他不愿回避,但她的目光确使他有一种坠地的不安全感,因为她眯缝闪烁,明显在怀疑。在他记忆里,他们同居数月,她还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当然,他也没有造成过引起她怀疑的理由,这是至关重要的。她的睫



毛内储存的全是柔情，柔如卧兔。也许这是绵里藏针，现在针尖毕露，要刺穿他的皮囊。他跷起二郎腿，用微笑回应，但这丝毫没有制服内心的惶惶不安。

“晚上起雾……”

她没有接腔。

他是情场老手。他明白女人对男人的不满意多半是出于醋意。醋意没有太大威胁，醋意怎么说都是出于一种变形了的爱。他知道她非常非常地浪漫地钟情自己。他们初识，有一次他戏谑地说，他很希望在他的经历中出现这么一种短暂的瞬间：他惊恐万状地抱起一位身上淌满鲜血的妙龄女郎，他由此而产生无限的爱怜，仰头向苍天发誓他爱她……她问他此话当真？他用丑角的假嗓回答，是啰，小姐！他没想到这游戏的瞬间竟真的出现了，她当着他的面刺破手腕，血淋漓答地倒在他怀里。如今像这样动真格的姑娘可真不多见，但不知为什么她就不愿和他结婚。不过这丝毫不妨碍她摔破她的醋坛子。他暗暗嗤笑，女人的醋意往往没有对象，而仅仅是种猜测或感觉，只要男人装傻，沉住气，一切马上都会烟消云散。他估计，只要他俩隔离一小会儿，让她的情绪有个调整空隙，就会恢复已往的状况。

这种想法驱使他踮起脚往玻璃门内的盥洗间溜去。他的动作和神态很容易让她感到他想躲避一件什么不易暴露的事情。而他自己并没意识到。他真没料到他这一举动竟惹起她如此强烈的反应。她拦住去路，冷冰冰地问他是不是想去洗啦？除开语音重点落在洗字上的含义，他只是对她的反常的表现有些吃惊。他觉得她此刻陌生得有如兔变成了狗。陌生拉开距离，他客观地审视她，她紧抿嘴角撒泼在竭力想辩解什么，而又有女性的矜持迫使她不愿开口，她正在选择一种行为达到目的，她似乎已经选择定了。接下来的事情便很快证明了他的推测。她伸出手趁他毫无防备之际，狠劲一把扯下他薄脆的裤衩。他到此时还是搞不大清楚她的真实意图，他只能朝她粗

暴地威胁。她没有理会，仔细地察看裤裆，胜利者似的把捏成一团的短裤摔回他脚前。

他想她真是疯了。仅凭短裤并不能说明他在外面发生过艳事，而她却能把猜疑发展到事实的程度。他有道防线，这道防线就是他认为他今天艳事的高度隐秘，是任何人不可能知道的，同一只鸟儿从天空飞过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一样。这道防线支撑他，使他理直气壮。他叫道：这纯属是瞎猜。

她又像一阵风似的扑到他跟前。她说，我但愿、我希望这是我的瞎编，可我今天是中了邪……她因为激动，而没有再说下去。他看得出她说此话是含有真意的，她的双眸扑闪着古怪的水纹。她要他正对着她，让她能够仔细看清他的面部表情，她要把她的感应告诉他。

仿佛一夜间她变作了什么神巫。他迷惑成一团乱麻，可为了捞回清白，他也只能迁就。

眼前就像闪回一幅画面，她开始叙述：

通往城郊的街道，四周燃烧着火焰，耀眼的红光里你穿过一家家敞着门的商店。拐进弯道，你进入黑暗，然而前面依然是火焰，你又越过红光。如此曲折重复，你置身在一片浓雾缭绕的树林边。你跨进一家色调暧昧的小酒馆，坐在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旁边。男人模糊不清，而那个女人则搔首弄姿，穿着件低领柔姿衫。你们喝的酒像血一样冒着泡沫，老板居心叵测地昏睡。尔后你就和那女人手挽手悄悄溜跑。有一条像阿拉伯人围的毯子将你们裹在一块，你们飞跑如狗。在一条没有路牌的街上，她领你走下一间没有门牌的地下室……

防线仿佛被鼠齿在啃咬。通过看她的惊讶，他也就知道自己的惊讶达到何等程度。他们的惊讶各有不同，她是发现自己的感应竟然灵验，对他的背叛过程毫无犹豫地惊讶。他呢？他觉得这一切非



常奇怪，她炮制他的行为，仿佛世界已不存在任何隐秘，他有种被剥光置身于光天化日的感觉，这不仅使他惊讶，还有种冷风掠过后背的颤栗。

两人都恢复了原状，各占据了屋了一角找到位置坐在那儿。他无法再欣赏她那张黯淡无光的脸庞，他估计不透谁在捉弄谁。当然他不会立即确信，但如果是她胡诌又怎能与事实如此贴近呢？兴许她一直在身后跟踪，眼睛像摄像机；或许那个地下室的女人恰恰就是她熟人，迫不及待告诉了她？随即他又否定了这些推测。根本原因在于他不相信，他不愿意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女人戳穿。

天气格外晴朗。他坐在公司办公室里心神不宁，视线移向院子里的一盆紫色海棠。公司做乳胶制品生意，透明手套、儿童雨靴之类。他知道今天将来一个外地客户洽谈合同，是他接的电话，对方是个女性。女性——多少次激发起他灵感的词儿。这笔生意只有他经手，只有他知道，如果说他们之间发生什么猫腻，是不会有别人察觉的，应该说是再隐秘不过了。女人夹着大皮包按时到达。她对她的外形和年龄不禁有些失望，她长得虽然不丑，但已毫无风韵可言。这主要是年龄所致，她的年龄已到了男人不愿再谈论的界限。不过好在她的乳房依然挺拔，跳在麻质的裙襟内绝对不甘寂寞。这时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都乘这好天气去办自己事了。他并不是想借机占有这女人。他是想拿她当隐秘的试验品。

寒暄几句，然后他巧用措词暗示他们必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继续谈话。生意场上办一件事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很杂，吃这碗饭的人都明白要利用这些因素，这些因素甚至始终都弄不清楚来由。她欣然应允。他说你头里走，过五分钟我尾随跟上。她问他往哪儿走呢？随便，随便你往哪儿走。走到合适的地点我会唤你停下。那女人大概觉得很神秘很有趣，莞尔笑笑便走了。他出门的时候侦察各个有可能造成窥视的冷僻角落，没有发现任何疑点。那女人走走

停停，有些茫然又有些犹豫，但大街两旁堆砌的商品橱窗还是吸引她往前漫步。他诡谲地保持一段距离，不仅他不知道要到哪儿去，这个女人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难道还有谁能知道他们要到哪儿去呢？

在电影院门口他上前喊住这女客户。对方兴高采烈，期待他下一幕节目。可他敷衍地说今天就这样吧，赔个礼，抽身就走。他隐约听见她吐出一句很脏的粗话，大概是狗鸡巴操的之类。真没辙。

公园的人工湖畔，枫林幽径，曾经留下他和她的长长足迹。昔日的恋情现已充斥成一团阴谋，他把话题引到下午在办公室的经历。公司委托电视台拍商品广告，镜头拍一个母亲搀着孩子去游乐园，孩子抽风似的玩，突然下雨，母子俩躲在树下愁如何踏水，此刻儿童雨靴飘然而至。他和同事们颠来倒去反复看，品头品足，没等看完税务局的人来了，他去应酬。在一句话的说法上他们怎么绕也绕不清楚，他说我们是遵纪守法的，税务说你们应该遵纪守法。这不能含糊，是和应该有杀头之别。问题不在于这，问题在于下班时经理问他你小子今天下午在干啥名堂？他自然回答先看广告后接待税务。可经理说放屁，下午分海蜇，哪有什么广告和税务？我下午究竟干吗呢？

湖面吹来晚风，撩起她额前几缕发丝。仿佛是瞬息万变的黄昏暮景把她感染，她的神情忧伤而宁静。

哎，你不是有感应的吗？你应该知道我在干什么。

这对于她是不是太残酷了？他暗自忏悔。他察觉她在有意回避，还用一种无法言述的哀求神情来抵挡他。而他好像不把她逼到墙角的绝境决不罢休。你是在看广告，她终于开了金口。他听得清清楚楚，她竟然感应到他在看广告！他无法掩饰自己得逞后的得意、轻蔑和讥诮混合成的刻毒劲儿。他看到她简直要从眼窟窿里射出汤。

只要女人矮一头，男人就活得称心。屋子黑得如同一只密封的铁匣子，透不出一丝光。他浑身畅快，沉实地滑入梦谷。身边的她却



像夜枭般睁圆双眼，不安宁的目光穿透房梁，直刺苍穹。冥冥中他被惊醒，听到她在喃喃自语，声音清晰入耳：

办公室里侧卧几具尸体。这是块沥青铺成的平地，长有又高又尖的野草，它们不需要水分。冬天逃跑，春天杀到，尸体冒出热气，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女的夹起大皮包跨出办公室，男的在后面跟着，把脸藏在阴影里。他们去寻找一处温馨的场所……

啊——，他嗓眼呃住，睡意被彻底打消，此刻无法用言语形容他内心的混乱和恐惧。他不必再怀疑她感应的跟踪与监视是否存在，这是一双狰狞的眼睛洞口。在它的监控下，他感到自己变成蚂蚁般渺小，任凭躲藏跑到哪里，都被她一目了然，休想逃脱。

曙光逼退夜色，屋里变得亮堂起来。她温顺得如同一头小猫，蜷伏在他身旁，晃得那么软弱无援需要别人的保护。虽然她有了一些恶泼的言辞和举动，但他还是不可想像来自于她身上的威胁。他宁愿相信这是她在恶作剧，或是调皮、淘气之类的把戏。他唤她。她睁开惺忪的睡眠，可是她一发现他的存在马上就流露出神经质的警惕。他奇怪这种神情不正是自己挂在脸上的吗？如果说他们俩都如此揣测对方的话，那么真正应该防范的究竟是何物呢？他吻她，把她从床沿揽到自己怀里，他的胸膛如草地软而宽，能像诺亚方舟一般使女人安渡苦难。她“嚶嚶”地哭起来，比孩童的泣语更具凄迷。他抓紧时机，万般柔情地问她这几天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有什么病症的反应？譬如喉结增大之类；或者有什么特异功能突如其来，像窥见行人内脏，意念移物啦？等等。她似乎很愿意使他满意，但对这些暗示她可能成为怪物的疑问又特别反感。她此刻很自卑，也很无奈。他勾搭异性的种种景象化作一幅幅画面凸现在她脑海，她无法拒绝，也无法解释这其中的奥妙，她已经没欲望知道他的任何隐私，但却摆

脱不掉这种不愿看见的敌意折磨。谎言！他忿忿地认为这具芬芳的肉体沉静下来所想的一切都是由谎言组成的。

遥视无轨电车沿着大街朝自己驶来，电车停站，打开车门，像黑洞般幽深。他突然觉得这是个深不可测的陷阱，扭身拔腿逃也似的离开了。城市里的光线太强，以至于他跑到哪里都在身后拖上一道长长的影子，他怀疑这影子具有传感物质，于是尽拣树荫浓密的小巷或高楼相夹的窄道走。他要去会见女客户，这个女客户已经向他传递了相当暧昧的态度，约他在拿破仑酒吧见面。他知道他的外层有一张皮，是从同居女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相当抽象又相当具体，尤其是那一双窥探的眼眸。立脚点距拿破仑酒吧只有一站地，可他不想这么直截了当地走过去，他考虑将这段路线重新设计一套复杂的编码，以便能够逃避跟踪。这当儿，绿灯亮了，他紧张地随着人流跨越斑马线。没走多远，他发现果品店门口站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眯缝着细眼鼓起腮，他觉得这不易察觉的笑容非常牢靠，就像一个箭步跃过去。没想到女孩吓得“哇”地哭起来。他站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便朝相反的地方转移。来到码头，他羡慕一艘艘驶向彼岸的轮船，彼岸是模糊的，具有相当大程度的不可捉摸性。他正在犹豫是否乘轮渡，然而他改变了主意，转向江边的一幢高层建筑。进去后他才发现是交通银行。大厅里充斥怀揣钱款的男女，他们闪烁着他极其熟悉的那种警惕目光。这种目光在他进去之前是散漫的，可他不可思议地发现这些僵直的目光渐渐向他身上聚拢，因为他那种躲避的神态，鬼鬼祟祟，非常可疑。蓝衣保安龇牙向他迂回而来，他狼狈逃窜……

同居女人用刀片割破食指，用血在日记里标下他去约见的女客户的行动路线，每一段细脉，甚至原地转弯都没有遗漏。终点的箭头丝毫不差地指向拿破仑酒吧。

这张皮附在他身上，想逃脱是枉费心机。但他也不甘当束手待毙的囚徒。女客户寄来一封粉红色的请柬，邀他去参加烛光晚会，那



儿有玛瑙色的美酒和诱人心魄的女色，他如临其境般的嗅到了阵阵扑鼻的香味，触摸到了光滑柔软的肌肤……可他马上转念，去想这是封黑色讣告，几行粗硕的黑体字赫然入目，携来股肃穆森严的气息，耳畔也随之响起沉痛的哀乐。他全身心去接受这种想像，并将这种想像贴上现实的符号。他想扭拧自己思维的模式，而达到摆脱感应追踪的目的。他暗暗祈祷，他将守护本世纪最后的浪漫情感，而不使自己在一些粗鄙的肉体上堕落，于是他常常过于亢奋的情欲烈火慢慢地熄灭下来。

接女客户的电话，那断断续续的蜂鸣都像她娇滴滴的媚笑。她的聪明体现在她懂得如何掩饰自己的短处而尽力美化自己的长处。她知道她的嗓音永远像处女那般甜润清脆，充满了天真懵懂、对男性好奇，以期待涉入爱河的原始激情，而且她的嗓音极富韵味，一会儿可以银铃朗朗，一会儿可以温柔缱绻，使你欲唤不止。他在电话里听她描述一个伊甸园般的天地……也许这是他有生以来尽最大努力克制自己。他在眼前烘托出一个凶神恶煞的形象，飘忽着猥亵的笑意。它浑身如乞丐般肮脏，散发着狐臭。他还嫌这个形象不够具体，于是去尽量丰富它的细节，将它每一丝肌肉和毛孔都刻画得清清楚楚。他把这个讨厌的家伙由远推近，把它放大，再放大，又扩大成特写，它活了，像立体电影里的野兽扑过来。他眼晕地凄厉惨叫，吓得摔下耳机便逃出门去。公司的同事们诧异地注视他，话筒在荡秋千，响着妩媚的“喂，喂……”

没用。

他捕捉到她幽幽的目光和微弱的声音，不禁一阵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这些日子她脸色白得瓷明，几乎能剔出皮肤下游移的血丝。她原来绯红的血色不知从哪一条管道悄悄地溜走了。抱起她瘫软的身体，芳香依旧，却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在他手臂里垂松得像一团湿面。她恍惚地想坐起来梳头，可手却在颤抖，拾起梳子麻木地拽下

绕在齿间的头发。他鼻腔发酸，多愁善感地欲哭。女人撑起身向窗台挪去，他熟悉这具曾经使他怦然心动的袅娜身躯，现在更显得纤细瘦弱，像一株恹恹的柳枝挺拔却无力。看得出，在他同情的关注下，她想从容地做出一种神态，但极其勉强。他惭愧万分，只觉得自己是罪人。他想对她流露出涅赫留朵夫的信誓旦旦，以期她的复活，但被她阻止了。她躺回到席梦思床上，陷入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原来他确实又寻思一招蛮法，想在自己身上贴些金属箔片，以紊乱感应的电流传导，可此刻他知道这都是极其愚蠢的行为。真正受折磨的不是他，而是这个女人。

从少女诡秘而又多情的目光里读到了春天。他从来不认为这个季节有甚美妙，春季常有些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他失踪了，就是在那个温热的夜里走出去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他朦胧中听她说要出去散步。之前他们疯狂地做爱，这也许象征他们同居生活崩溃的最后仪式。她把身体柔韧地挺起来迎向他，使他产生未曾有过的惊讶和感激涕零的满足。事毕后他昏昏然处在迷怔中，她像头褪了羽毛的鹤鸟盘腿坐在他身旁，向他大脑输送一连串断断续续的话语，他一时无法破译。后来她出去散步，就再也没有返回。

缀有尖顶的绿色楼房进入他视线。他和她曾经来过这里，他读铜牌上镂刻的仿宋体字，告诉她这是婚姻登记处，他想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们应该沿着这道楼梯走上去。可是她说了个什么词？她俏皮地说她不想把灵魂锁起来。他至今仍记得她说那话的神态。穿过荒芜的草地，只见光膀子的人们在球场打网球，滋汗的肉体在阳光下闪耀……她丝毫不保守自己的肉体，对感官放纵和随意。她让他抚摸她的裸体。她似乎偶尔在这样的一瞬间将内心暴露出来，然后随风飘逝，自由自在。

同居的房子因为缺她而显得空空荡荡。他头疼得厉害，想找一件物品，拉开梳妆台的抽屉又使劲推进去，在盥洗间摸索地举起一只



玻璃瓶，放下，又拿起一个，是皮尔皮妮霜。对，就是这个。她捧着这别致的小瓶子回来时就像捧着她的心脏。她说城市里所有人都不用这霜，而她用，这就是她的味道，属于她的，记住了吗？她有时非常固执。

就像按照地图上的一条固定路线，他们走过纪念碑，走过一片狼藉的野餐桌，进入树林。这儿路宽，留有自行车轮辙迹。林木并不浓密，他们能透过树木看见另一条街来往行驶的车辆。那时他们还陌生，一切都像在梦中带有试探性，靠在一棵表皮粗糙的树上接了吻，然而离开的时候她弯腰东找西寻，她说她总感到丢失了什么，她给他的感觉是对某一件事物非常珍惜。这些事仿佛有连贯性，他追忆他们有趟去肿瘤医院看望一个垂死的朋友。在路上他问需要买点什么东西呢？诸如鲜花。她有自已的看法：对于走向死亡的人，我们能够送什么纪念呢？到头来他肯定会鄙夷地将所有东西扔到一边，那样子就像我们收拾阁楼时，把人家的东西都清理掉一样。继而谈到死，话就是由此而引起的。她说只要她对一事物迷恋到不可自拔的地步，爱到灵魂都交出去的时候，她就会随风飘逝。

犯规游戏

人间戏法

